飞播造林叠翠青山

孙宗万

万佛山满目苍翠 记者 岳阳阳 摄

1990年3月的舒城山区，春风荡漾，万物复苏，“草色遥看近却无”，正是一年中植树造林的大好时光。位于原晓天区晓天、燕春两乡的连片20000多亩荒山，经过去冬2个多月的整地会战，芭茅杂灌枯枝落叶已经被清理干净，大山裸露着广袤宽阔的胸膛，等待着人们去植树绿化。

上午，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从独山机场飞来的一架小型民用飞机按时到达晓天燕春局部地区的上空，呼啸着从机尾喷出马尾松树种，均匀地撒在陡峭险峻的山坡、深不可测的沟壑，连播区中少量民房的屋顶上也布满了种子。“是种子就要发芽”，林业人深信不疑，目睹着飞机天女散花般地撒下树种，自豪快乐之情溢于言表。沉寂偏僻人迹罕见的荒山野岭，破开荒地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县林业局副局长冯立杰带领一干人马，拿着对讲机，扛着信号旗，在蜿蜒的山路上奔走忙碌，飞机播种造林正紧张有序地进行。

1990年，为加快我省的造林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舒城县根据上级要求，迅速制定了《“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舒城”规划》，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绿化荒山33.6万亩。为按时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造林任务，用飞机播种造林加快造林进度被摆上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1992年元旦刚过，在省、市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协调下，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晓天区燕春乡的柯湾、燕春两个村，晓天乡的大河、南岳、真仁三个村相邻山场上，集中开展飞机播种造林，以加快舒城县的荒山造林步伐。

此次飞机播种造林简称飞播造林，在舒城县是首次，在全省也是屈指可数。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首先要科学选择飞播造林的山场，要求飞播荒山集中连片人烟稀少，要尽量避开水田和农舍，不能将种子撒在水田和村庄上造成浪费。还要做好飞播山场的清理除杂，将霸王草、小灌木和枯枝落叶清理干净，确保树种落地入土，不能悬空。为此，晓天、燕春两乡采取集中会战的形式，动员全乡劳力上山，按村划定任务分片包干，进行飞播山场的清理除杂，耗时两月有余。

那时还没有地球卫星定位技术，飞机飞行的目标位置要靠经纬度来确定。为了确保种子撒在荒山上，防止航道偏移，独山机场的飞行员于3月上旬进行了超低空试飞，以明确飞播山场的大致位置。

正式飞播时，在省有关部门的技术指导下，县林业局组织林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干部40多人组成打旗信号队，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地面信号指引飞机准确飞行。

“两头放火”。在飞播线路的起点和终点，派人提前点火烧柴燃起狼烟，给飞行员指示飞播山场的起始、终结位置。在两头烟火处，分别挥舞红旗，作飞播线路的起止信号。为保证飞机不左右偏航，在飞播山场上，每隔50米水平距离，安排一人挥舞白旗，以提示飞行边界，飞行播幅为100米宽。

一个播种带飞完，飞机就要原地转弯掉头，飞第二个播种带，因此地面信号人员必须迅速转移到另一飞播线路上。山路崎岖曲折，地势险峻，坡陡路滑，有时还无路可走，险象环生。地面信号人员必须要抢在飞机掉头转弯前，扛着信号旗飞奔到指定位置，按时完成信号旗帜的设置，辛苦劳累，有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精疲力尽，劳动强度很大。当年的信号队队员、原晓天乡林业员许君回忆往事，笑着说：从培训演练到实际操作，前后30多天，硬是跑烂了一双大半新的黄力士鞋！

为检查检验飞机播种的质量，县飞播造林指挥部还分别在5个播区，设立了几十个接种检验点：将一米见方的白布随机铺在播种带上，待飞机撒播完成后，检查落在白布上的种子数量。每平方米落下种子最多的竟有17粒，平均也有6粒，飞播质量良好。

因阴雨和大风天气的干扰，晓天燕春的飞播造林，从1992年3月11日开始，到30日结束，历时19天。独山机场的飞机先后完成6个架次、5个播区计2.82万亩、其中有效面积2.16万亩的马尾松飞播造林任务。

用飞机播种造林，开创了舒城县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新途径，绿化荒山的进程大大加快，为按时完成舒城县“林业三五规划”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舒城县的林业发展、生态修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问渠哪得清如许？如今的龙舒大地青山叠翠满目葱茏，怎能忘“1992年的那个春天”，有一群挥汗如雨、砥砺前行的舒城人民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云剪”焕彩 纸上风华

徐缓

这是一幅剪纸艺术作品，你欣赏：两匹劲马昂立，“马到成功”点睛，饱含丰富的贺年祝福元素，蝙蝠(福)、古币(财)、石榴(多子)、双喜、团花(团圆)等。蝙蝠衔来中国结的喜韵，祥云舒卷环萦，满溢吉祥喜庆、顺遂如意。石榴承托牡丹，既颂家国富贵繁荣，又祈人丁兴旺、子孙绵长。愿马年里，你我皆所求如愿，所行坦途。

这又不单纯是一幅剪纸艺术作品，这是一幅中国画，你悦目：八匹骏马奔腾而来，广阔无垠的天地原野任意驰骋，勇往直前。

这不是一幅简单的剪纸艺术作品，这更是对家乡红色土地上厚厚的人文历史的敬仰与深情，你瞻视：八月桂花遍地开，五线谱跃动着革命老区峥嵘岁月里不屈的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生活的期冀。

这是一幅幅精彩的剪纸艺术作品，更是一份对家乡风物的眷恋，你喜看：皖西白鹅向天歌，六安瓜片飘清香，乡土文化接地气。

这不是单纯的剪纸艺术作品，这是对传统乡土文化的挚爱和传承，你惊艳：万千“宠爱”化为笔笔剪功，丝丝缕缕扣入心扉……

“我从六七岁起，就跟外婆学习传统剪纸，白天黑夜像着迷一样；初中时期，美术老师悉心教授，我也非常用心学习绘画技能技巧，为剪纸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年刚刚开启，1月12日，冬阳暖暖，在裕安区西河口乡中心小学“云剪”展示室，见到汪发云，一袭国风汉服，乐呵呵的，快言快语。汪发云作为土生土长的裕安区西河口乡人，1999年9月开始就在乡中心小学担任教师，兼授美术课程，尝试将绘画元素融入传统文化剪纸创作中，逐渐探索出比较独到的文艺之路。现为中国文促会剪纸艺委会委员兼副秘书长，裕安区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六安市乡村工匠，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她在追求民间艺术的征途上，不断探索、不断研究、博采众长，剪纸创作水平逐步提高。2023年起师从中国文促会剪纸艺委会主任陶正老师(唯美剪纸创始人)，又受教于中剪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栾旭初，尝试着把古老的传统剪纸技艺进行创新和改良，在实践创作中获得新发展，收获新成果，使剪纸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更具有视觉效果。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她参加了中国文促会剪纸艺委会举办的比赛活动，并获得金奖1次、银奖2次、优秀奖1次。参加全国剪纸理论研讨会、全国名家剪纸作品邀请展；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名家团花剪纸创作展及全国网络剪纸名家交流展，编入优秀创意作品集。2024年12月被剪纸艺委会授予年度中国剪纸优秀传承人。

她的创意作品频现，不仅仅是讲究剪纸技巧的精益求精，丝丝入扣，套色缤纷异彩，更加注重内容的丰富、文化元素的多重、与现代节奏的合拍、与时代旋律的和悦，提炼深化主题创作，厚植民族风情根基。《中华民族一家亲》以剪纸艺术再现民族大团结的亲密无间；《辉映华章》2025年5月被《安徽统一战线》杂志刊发；2025年8月，《龙福》《灵蛇献瑞》《马福》等剪纸作品被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收藏，并荣获全国文艺大集收藏证书。她的剪纸创作有几大系列，红色系列气势磅礴、史实厚重；十二生肖系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乡村系列绿意盎然、万物蓬勃；动物系列鲜活灵动、呆萌可爱；哪吒系列精灵古怪、神采奕奕……

自2013年起，汪发云担任中心小学特色剪纸课程的指导老师，创办了剪纸工作室，让非遗剪纸艺术走进校园，让学生了解剪纸文化，认识传统剪纸纹样，初步掌握剪纸基本技能，了解创作方法。她的剪纸教学开展得有声有色，孩子们喜欢学、用心学，培养二三百学生，获得了家长和学校的认可。

她坚守传承初心，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热心公益，积极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并在当地设立一个小型展览馆，将创作的数百件剪纸作品陈列展销，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区、乡组织的公益活动。比如参加“中国皖美山水”骑行赛、中国旅游日活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市宣传部组织的“文化三下乡”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在“村歌嘹亮”2025年全国集中展演文艺大赛中捐赠4幅珍贵作品，参加六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非遗走进消防大队、团市委开展的“大手拉小手”非遗剪纸走进落地岗村活动：亮相狮子岗“第十七届桃花节”，配合团市委举办边疆小朋友“手拉手心连心”活动。

同时，汪发云的云剪工艺品经营部汇入融进地方经济发展大格局，参加2025年五五代购“皋品入沪六安周”活动，受到好评。2025年5月，被裕安区商务局授牌为“裕安区优秀参展企业”。2026年1月12日再次接受邀请将参加六安市1月17日-18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举办的皋品入沪市集活动，共同为上海市民呈现一场精彩的年货盛宴，以特色文创产品，渗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添节日喜庆气息，合奏时代凯歌。

江淮走笔

家园

（外一首）

夏书阔

炊烟是土地的标点
在黄昏的稿纸上
写下归途的地址

老槐树数着年轮
像一封未拆的信
藏着所有风雨的邮戳

井台边
月光打捞起童年的陶片
我们曾用弹子般的笑声
把星星砌进围墙

而时光
正悄悄地
把土坯和茅草
翻译成乡愁的偏旁……

爷爷的故事

爷爷总在黄昏时
点一支烟
烟圈里总浮现出
他1950年跨过鸭绿江后的第一场雪

爷爷说
那时，子弹比麦穗低
他的左肩
曾驮过整个连队的黎明

后来他学会
用皱纹藏弹壳
在菜园地埋下
生锈的号声

我数他胸口的凹痕
像数北斗七星
他却说：嘘——
那是月亮落下的脚印

如今他睡成
一本合上的词典
可每当我翻开
扉页的旧照片
仍有硝烟味的句子
簌簌地
落进我已经不年轻的掌心……

喜看洪湖浪打浪

姜涛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这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优美的旋律温暖着我的金色童年，伴我走过了青春芳华。这不仅仅是一首经典的革命歌曲，它更是我心中永远的赤卫队，那份胸怀信仰，为人民谋幸福，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现在每当听到这首脍炙人口的红歌时，如春风拂面，心底的浪花在血管里奔腾，韩英、刘闯的革命故事至今让我心潮澎湃。“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一直是我永远的情怀和心中的骄傲。

八月的洪湖，碧波浩荡，清荷幽香。在充满绮梦的夏日，我踏上向往已久的红土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红二方面军摇篮、洪湖赤卫队故乡——红色小镇瞿家湾，来这里喜看洪湖浪打浪，感悟远去的红尘，敬畏浪涌里的坚强与从容。

洪湖瞿家湾，是一条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明代砖木结构的徽派建筑老街，街长约500米，石板铺路、灰墙玄瓦，镶嵌在防火墙飞檐上的凤点头雕饰，高垛翘脊，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厚重古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湘鄂西苏区首府和近3万正规红军及50余个县级红色政权所在地。街道两旁现今还保存着“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湘鄂西苏维埃省政府”、“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日报社”等39处革命旧址，是湘鄂西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周逸群、贺龙、段德昌、关向应、谢觉哉、柳直荀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他们的办公场所及旧居至今还保留如初，在沧桑的古街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因这里也是红六军团诞辰地，故称之为红军街，而就是这条小街曾为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点燃星星之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武汉电影制片厂联合将这段饱含激情的英雄史诗改编成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并在这里实景拍摄。

洪湖赤卫队起源于1928年初，中共湘西北特委领导人周逸群、贺龙等爱国青年，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奉中共中央指示，从上海赶往湘鄂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在洪湖将段得昌领导的活跃在钙阳、监利、石首等地的几支约500余人的农民武装，整编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在湖北长江两岸，利用水泊网地的便利条件，同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铲除了钙阳恶霸傅祖光、洪湖恶霸张泽厚，消灭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初步开创了汉江平原洪湖地区武装斗争的局面，这就是真正的洪湖赤卫队。这支波澜壮阔的革命劲旅，不仅是革命的火种，更是湘鄂西红军的中坚力量。

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的是女共产党员韩英和队长刘闯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为捍卫洪湖家园，与敌人斗智斗勇，消灭了彭家墩恶霸地主彭霸天及其带领的白极会，最终与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故事。韩英、刘闯，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是段德昌、贺英、刘绍南、张孝贵、贺闯等真实英雄的热血身影，他们崇高的理想像火炬一样点亮穷苦百姓的心，指引着洪湖人民踏歌前行，书写了一段洪湖赤卫队水上游击战争的传奇故事。

走进洪湖瞿家湾革命纪念馆，一艘停泊在墙边，名为“水上飞”的小木船显得特别耀眼，当年就是它载着洪湖赤卫队，在水草丛生的河湖港汊，以芦苇为帐，荷叶为幕，采用“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水上游击战术，穿荷塘，冲险滩，神出鬼没，打得敌人人仰船翻、闻风丧胆。

馆内陈列的大刀、梭标、鱼叉、土炮、自制手枪等物件，是当年赤卫队员们使用的武器，他们在信仰和真理的感召下，胸怀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雄心壮志，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在峰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杀敌战场，这些简陋的武器，成为洪湖赤卫队消灭一切反动派的正义力量之锤，在洪湖芦苇荡中练就燎原星火，撑起了湘鄂西革命的脊梁。

展厅里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句句铿锵的誓言，见证着洪湖先辈们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诉说着洪湖儿女洒落在峥嵘岁月里那段血与火的苦难辉煌。赤卫队行囊中的干荷叶与腰间的鱼叉成为洪湖红色基因最鲜活的注脚，充盈着真理的力量，绽放着洪湖浪涌里的风雨荣光。

洪湖水上碧荷擎 姜涛 摄

吃水不忘挖井人，红色基因焕新生。如今，洪湖人民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禀赋，以瞿家湾为中心，深耕红色旅游产业，以红文化绿发展的理念，推动乡村生态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带动这片流淌着革命血液的水乡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看今天的洪湖，恒古旷远的湖面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浪滔依旧的湖水洋溢着光阴的静谧与温柔，一望无垠的荷花在微风吹拂下，散发出醉人的清香，呈现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水乡新画卷。生态景区里游客如梭，街上人潮涌动，摩肩接踵，集市香莲甜藕大鲤鱼等货物琳琅满目，田野里稻浪翻滚，麦浪翻金，百姓粮仓丰盈，人民生活幸福，社会祥和安宁，洪湖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换了人间。

如今再唱洪湖水，红尘滚滚浪打浪，浪花淘尽英雄事，朝朝暮暮在眼前。遥望千里洪湖，浪花轻抚着盛开的荷花，畅叙着洪湖的红尘往事，蓬勃的梦想化作山河，在粼粼波光中铺展成岁月的诗行。峥嵘岁月多壮志，红尘有谁共相随，追忆忠诚足迹，风中的手，攥不住昨日英雄们坚毅钢铁般的温柔，湖风掠过，银浪闪烁，绽放着英雄们赤诚与信仰的光芒。喜看洪湖浪打浪，我敬红尘一杯酒！敬先烈、尊正义、爱和平，山河无恙，历久弥新！

豫园黄杨

李开琥

最近在读散文作家梁衡老师的《树梢上的中国》。梁老师说：记录历史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文字，像司马迁写《史记》；一种方式是文物，如故宫、金字塔；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古树。在地球上存在最长活着的生命只有树木，所以它可以记录历史。

这让我想起上海豫园之行。海上名园，熠熠璀璨；楼宇殿堂，画栋雕梁；埼玉玲珑，巧夺天工。诸如此类，于我皆是过眼云烟。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那里珍贵的古树，有四百年的银杏、三百年的紫藤、两百年的广玉兰，还有那叶如碧玉、虬枝若龙的百年黄杨。它们伫立豫园几百年，与园子同风雨共患难，见证园子的兴盛与衰落、园林变迁，又数易其主。

在内园静观厅前，有座假山，上植两株古树。一株是参天的白皮松，也叫蟠龙松，挺拔向上，俊朗飘逸；另一株是拜地的黄杨，叶如碎玉，碧玉葱茏，虬枝旁逸，宛若游龙，拜向“静观”。

黄杨木那细如瓜子的碧叶，是浓得化不开的祖母绿，牢牢地吸引住我的视线。它不是“立”，而是“盘踞”，以一种低到尘埃里的谦卑，亦或是一种深植大地的固执，将整个生命的力量，向内蜷缩、向下扎根，最终与那堆太湖石生长成一体。主干从石根处便匍匐开来，虬结扭曲，如两条被岁月驯服、放弃了飞翔的老龙，一上一下，俯身游向“静观”。我走向前，指尖轻触那叶片，微凉，厚实，有润滑柔韧的革质感。忽然想起诗人华幼武的《咏黄杨》：“咫尺黄杨树，婆娑枝干重。叶深圃翡翠，根古踞虬龙。”华幼武元末隐居不仕，筑“春草轩”侍母，诗名盛于吴中。著诗集《黄杨集》，取意“黄杨厄闰”，喻其诗作如黄杨木般坚质耐寒。

黄杨厄闰、坚韧不拔的品质，苏轼也有同感。在《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中有云：“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黄杨厄闰”，源自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黄杨木每年只能生长一寸，但遇到闰年，不但不生长，反而会缩短三寸。苏轼借此来暗喻在洞霄宫做闲职的友人俞康直的坎坷人生。

更动人的是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品评：“……闰年反缩，殆知命之木也。”“知命”一词，如石投静水，在我心中漾开无尽的涟漪。黄杨，难道真是知晓天命，才如此不疾不徐，安守本分，甚至在闰年那多出的一寸光阴里，还要谦逊地“退”回一分么？

这株黄杨，虽说百年，但它的主干也只有成人上臂粗细。质地坚硬的枝干呈檀黄色，上面又沁出茸茸的、灰绿的苔衣，像件被时光反复浆洗、缀了无数布丁的百衲衣。由于黄杨木纹理隐而不彰，质地坚致如玉，它是雕刻的绝品。从前匠人制作印章，以黄杨为材，因其不翘不裂，手泽摩挲，能将主人的气血性情，一寸寸沁入印章纹理，文人雅士甚爱其温润无火，静默有德。黄杨的品性，竟是这般奇崛——以最迟缓的进取，成就最坚韧的质地；以最低伏的姿态，蕴藏最堪雕琢的华章。它天生懂得“退”的哲学，不争艳，不竞高，只将全部气力用于向内生长，终成一块“活着的石头”。它早已超脱简单的“坚韧”，而升华为一种东方式的、静观自守的生命智慧。

我深深钦佩这株黄杨的种植者，把这“知命”的黄杨恰到好处地种植在“静观”之前，使它与“静观厅”成为一个灵魂共同体。于是，我迫切想知道哪位先贤将这株黄杨种植于此。

忽见黄杨树下，石隙之间，立一金色标牌，绿色铭文：“瓜子黄杨，树龄100年，二级保护植物。2002年12月立”，按照这个铭志，此树该是1902年前后种植。1902年的紫禁城，琉璃瓦上飘荡着庚子年未散的烟霭。慈禧回銮已近一年，新政诏书如秋叶飘落——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军，每一道谕旨都像是给垂危之躯扎上的白色绷带。再快速的变革也救不活已经衰败清廷的躯体！而1902年的上海，黄浦江畔的汽笛正撕破千年沉寂。外滩的钟楼敲响殖民与文明的二重奏。银行家的雪茄烟雾与四马路“长三堂子”的胭脂粉气交织，圣约翰大教堂的赞美诗与城隍庙的签筒摇晃声共鸣。这个被迫开放的港口城市，既是被钉在殖民十字架上的伤疤，也是现代中国破茧的裂缝。这一切，都被这株黄杨铭记。

1902年前后，上海钱业总公所设于城隍庙东园的静观厅，总公所领袖谢纶辉，是浙江余姚人，清光绪初年来到上海，在咸康钱庄学业。凭借卓越的才能，他很快得到业界前辈陈笙郊的赏识，并出任“承裕钱庄”经理，使其成为金融业中翘楚。1905年，谢纶辉被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推举为该行第二任“华大班”，也就是中方总经理。谢纶辉以稳健的经营和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金融业的利益。在面对洋商银行的压力时，他曾强硬表态“钱业章程，外人不得干预”，成功捍卫了钱庄行业自主权。直至1919年，这株黄杨一直陪伴着他，注视着这位钱业总公所领袖。我总感觉谢纶辉是这株黄杨的种植人，至少是它的种植策划人。

这坚韧不屈的黄杨树，势必也听到了1937年淞沪保卫战持续三个月的枪炮声，目睹了日本侵略军践踏上海的种种暴行。当然，它也欣喜地看到了侵略者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这浴火重生的黄杨啊，亲历了这人间炼狱的整个过程。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对豫园进行修缮，到1961年竣工时，东园与豫园合并，成为豫园中的“内园”。这株黄杨和这园子里的其他古树一起见证着这座园林变迁的一切。

离园时的回望，三穗堂的梦境、大假山的意象，终将随风飘散。唯有这黄杨，将百年的光阴与沉默的智慧，浓缩进它坚致的纹理。它不曾记录一字一句，本身就是一部无言的史书；它从未离开方寸之地，却洞见了最广阔的时代变迁。这活着的石头，这静观的灵魂，才是豫园真正不朽的魂灵。

人在旅途